

被伤害的千千万万之一

粉红温蒂 何先生的三味书屋 Today

“愿我们最终在
没有黑暗的地方相见”

说实话，事情刚发生时，我很愤怒。我真希望将这世间最丑陋的形容词全部施加于他；我甚至觉得那是我人生中永远的污点。然而每每想到此，迎接我的却是深重的无力感，因为对一个人的惩罚是多么微不足道，那些阴暗角落里的卑鄙勾当永远不会因此消失。所以，我只能怀揣着纯粹的动机讲出我的故事——我想告诉屏幕前的你们，这样的事情从来都不只是网络上骇人的新闻。

他，是我的老师。

他对她

23: 31,

爸妈已经要睡了。他向我发起了语音通话。

师生身份的落差使我总是不敢拒绝老师的要求，每次都像小白兔一样乖乖听话。更何况我非常崇拜他——他是一个很有魅力的老师。这个语音通话，我自然不会拒绝。我知道这可能只是考后的慰问。

“你怎么样了？”一句寒暄的话让我放下了戒备。聊了一会，他看似漫不经心地问了我一句：“你爸妈睡了吗？”

“要睡了，”我说，“已经很晚了。”

于是，他又向我发出了语音通话转视频通话的系统请求。踌躇之下，我按下了“同意”键。

他上半身没穿衣服。

聊着聊着学校里的事情，他突然跟我说：

“我喜欢你。”

我很少跟别人打视频电话。

我教书这么多年，你是第一个这样对我，对我这么好的学生。老师很喜欢你，见到你的时候，我的心中会有波澜。

我在中学时代也喜欢过我的女老师。

我也很矛盾，很纠结。不过再过几个月，我就会忘了你的。”

当时，我的大脑一片空白。我无法从一瞬间向我涌来的繁杂又令人瞠目结舌的言辞中脱身。我有些喘不过气：这是溺水的感觉。于是，那个时候已经谈恋爱的我只能跟他说：“老师，我有男朋友了。”同样，我还故作轻松地向他说道，他是第一个知道我有男朋友这件事的长辈；而且师生之情与男女之情也不一样：我对他是纯粹的师生间的喜爱。

“你总是跟我走得很近，这样的行为本身就很容易让别人误会你喜欢我，或者我们俩之间有什么。

你明明知道我对你的感觉，但还是跟我说你有男朋友，你不怕我生气吗？”

“那你生气吗？”

“生气。

你是真不懂，还是装不懂？”

听到他说这句话，我更不懂了。我觉得很委屈：我崇拜他，仰慕他，我们明明就是关系很好的师生，只是聊得很愉快；而且我有男朋友……思潮涌来，我无所适从。我是真不懂。

又一番聊天后，他说：“让老师看看你今天的睡衣是什么样吧。”

这不是他第一次有如此要求，即使觉得很奇怪，但我仍然乖乖服从。

我还安慰自己，看一眼睡衣而已，似乎也不是什么大事。只是因为他是我的老师，我敬重他，**我不敢拒绝他。**

（第一次视频。试探总是无止境的）

但是他这次没有就此罢休。如果说看睡衣的“请求”是一种试探，那么这一次便是恶欲得到满足后的得寸进尺。

“掀起来给我看看吧。”

什么？

我的心颤了一下。

“给我看看吧。”

“给我看看吧。”

.....

“让我看看你的身体。”

这几个字，甚至连说话的语气，我都记了很久很久。我觉得我永远都无法忘记它们。无法忘记它们是如何像血吸虫一样一点点肆意地蠕动着向前，逐渐入侵我的底线。

不记得尝试过多少次尴尬的拒绝后，我说：“很晚了，还是早点休息吧。”但他始终迟迟没有挂电话。

“让我再看看你吧。”

“让我再看看你吧。”

“让我再看看你……让我再看看你吧，好吗？”

我终于鼓起勇气挂掉了电话。

我真恨我自己为什么没有在第一眼看到他赤裸着的上身的时候就立马挂掉电话。

十几分钟后，我的手机又开始不停地震动；我往屏幕上一瞥，他的名字赫然蹦出。不知怎的，我连忙扭转了头，胃里翻江倒海得难受。

终于，手机不再响了。

01:29

家里的其他人都睡觉了，只剩下我沉重的喘息声在黑暗里游离。

这通夜半的电话让我心神不宁——我以后该怎么面对他？我该怎么面对这位有魅力的、令我一向尊敬的老师？

她看他

敲键盘的过程中，恶心和悲哀一并向我涌来。我从未想到，我的**天真单纯**，竟有一天也会**伤害我**。

事发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从未将这一切与“性骚扰”联系起来。且不论他是最尊敬的老师，哪怕单论他的行为，我也无法说服自己：半夜视频怎么就算是性骚扰了？我一个未经世事的小毛孩，怎么能吸引成年人？

我曾跟几个朋友聊到这个事情，虽然我故作云淡风轻并且极力维护他，但没想到，他们居然都认真地跟我说我：

“你才见过多大的社会。”

“总不能等到实质性伤害这一步再相信吧。”

曾经看过太多新闻中那可怕到令人发抖的“**实质性伤害**”，让我牢牢记住了他们的话，即使我无法真正理解。印象中，老师们是神圣的存在。哪怕偶尔我并不认同他们为我讲解的题目，我也始终相信他们的为人——这是所谓“师德”。事发时，我没有截图，而理由很简单：他光着膀子，截下来很不得体。我从来轻信权威；我仍凭他试探，偶尔地试探我是不是他的下一个潜在目标。

只是偶尔，只是试探。

这不是第一次，只是我以前未曾注意，或者说，**我也在为这一切的一切找借口开脱，因为他是我的老师。**

我看到过他半夜十二点给我发来的一句“还没睡？”；我看到过他在讲题时不经意间搂过其他女同学的腰；我看到过他会和不同的女老师一起在下雨时打着伞，行为亲密

.....

然而试探的结果往往是**得寸进尺**。

回想起来，

有一次，当我正站在老师办公室翻动着练习册的书页寻找着下一道要问他的题，他竟然用他的下面顶住我的大腿外侧。

有一次，收拾书本，我把一些不用的书给了他。那时候的办公室恰好空无一人。他对我说：“让我抱抱你吧。”我没有拒绝，**因为我不敢，我觉得这仅仅是老师表达对学生喜爱的方式**。谁知他抱我抱得很紧，竟然一边用嘴巴贴着我的脖子，还一边说着“对不起”。他的手摸到了我的屁股，但没有做什么。

每每如此“亲密接触”，我的第一反应是疑惑和不解，这好像是老师对于自己喜欢的学生的一种“额外奖励”，可这样未免太失体统，未免过于越界，**他为什么要做这些？**

从前的我不止一次地想过，是不是我的错，是不是我太崇拜他了，是不是因为我的热情没有了边界。

在过去因想到这些的无数个无眠的夜里，我一直因为对他的崇拜、喜爱而为他辩护；我一直在纵容自己去理解他，试图用理性说服自己，说服自己他仍然我心中、大家心中那个正直的、幽默的男人。

我一直为自己的“过于热情”而被人误会，从而导致性骚扰这一事感到愧疚不已。我不敢将它公之于众——既然一个巴掌拍不响，那么我又有何资本理直气壮？

然而，当这一切重新摆到台面上，当我与同样有过被性骚扰经历的姑娘谈及这件事的时候，我才悲哀地发现，**我对于所谓“受害者有罪论”早已不再抗拒，“苍蝇不叮无缝的蛋”的想法，竟然悄无声息地占据了我的心**。原来一直自诩独立、不轻易屈从于权威的我在真正的困境中竟投降得如此之快，甚至没有过一丝挣扎。细思极恐的是，**我甚至不自知**。

但当我意识到这并非我的错时，我听到过许多怀疑：

“你怎么知道她说的就是事情的全部？”

“如果她没有做什么让别人误会的事情，别人为什么要去骚扰她？”

“既然我和这件事情没有关系，我为什么要相信她说的所有，把自己扯进这件事情当中？”

其实我不是不能理解这样的想法，但在听到的一刹那还是会有种“万念俱灰”的感觉。

不过，别人凭什么相信你并且帮助你呢？

///

这些话是一个人的独白，也是一群人的呐喊。

曾经的我认为这是我人生中的污点。

我认为我永远都逃离不了这一层可怕的阴影，也许是回想起那些羞于启齿、不敢反抗的经历，也许是在电视上一次又一次看到关于性骚扰的新闻。

不过好在，我还是慢慢走出来了。

曾经有太多人认为我单纯得“有点太假了”，“怎么会有这样单纯的人”，甚至我自己在听到这些声音的时候都在不断地怀疑自己、否定自己，我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我原以为经历了这件事之后，我会变得成熟，变得跟原来完全不一样。但我慢慢发现，我仍然保持着对于生活的美好憧憬，我还是我，还是那个单纯的小姑娘。

现在的我也在慢慢接受，我就是这样的我。

即使见到过黑暗，但仍坚信光明的存在。

若说这件事给了我什么教训，那大概是，在单纯的同时学会如何更好地保护自己。

我的不幸是我曾亲眼目睹权威和偶像的崩塌；但幸运的是，在身体层面，我完好无损。然而我深知仍有许多女孩比这更糟糕。

我曾不止一次地担心过，如果我将这些东西公之于众，我会不会被大家用“有色眼镜”看待，会不会被舆论攻击，我会不会因此收到更深的伤害。

但是这篇文章还是在不停地思考和自我挣扎中出现了。若我一直沉默，也许身边没有经历过的人们永远只是看客，直到，真正经历过为止。

所以我不该再沉默。

这篇文章的出现并不是为了讨伐，也不是为了使那些恶魔身败名裂。我只想告诉女孩们、男孩们：不要再因为畏惧和不好意思，而不敢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不要再因为对其过往的一知半解而过分地轻易相信，最后招致无法预料的伤害；不要再觉得，“是我的错”，而一味地原谅、纵容他们。

请勇敢地站出来说，“不”。

我希望终有一天，时间的潮水能洗刷所有的污垢，阳光会照亮所有阴暗的角落。

她想她

她是个特别单纯、善良、又热情的姑娘。所以在她忐忑不安地跟我说起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时，一种不详的感觉瞬间吞噬了我。

那一刻我的脑子里开始浮现各种各样男性长辈骚扰女性晚辈的案例——他们无一不是诉说着衷肠和自己的苦衷，表达着热烈的爱意。这些人又挑单纯、乖巧或不自信的小姑娘下手，因为她们更轻信，拒绝和反抗的几率也更小。在这种性质的骚扰中，纯粹性欲的发泄和真正的“喜欢”究竟各占了多大的比例，很值得商榷——换句话说，假如一个中年人真的喜欢上了一个少年，他肯定会克制自己的感情，并以长辈的身份给予引导和疼爱，而不是半夜赤裸着上身打视频电话，并让她掀衣服。

我亲眼看着她一点点地挣扎，努力地想要逃离过去的阴霾；当她终于鼓起勇气开始向身边的人寻求帮助时，事情慢慢传开了。不知怎的，它传到了领导的耳朵里。一天晚上，一位知情的同学接到了他的电话；领导用恳切而森严的语气说道，“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千万不要传播。把这位同学名字告诉我，我会还她一个公道。”

这位同学权衡之下，还是三缄其口——一来尊重当事人的意愿，保护她的隐私，二来也实在不敢相信，没有有力证据的、疑似性骚扰的案件能引起足够的重视、换来足够的歉意。对于这件事情而言，我们得不到答案。

我也不知道这位尊敬的老师现在究竟作何感想。

对她，您愧疚吗？

对您的妻儿，您抱歉吗？

端坐在高位上，您有过一点点的恐惧和不安吗？

您现在收起了曾经插在她心上的那把刀吗？

还有心在滴血吗？

我们和她

看到这篇文章时，我一时间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很多情绪梗在喉头，下笔之时才觉苍白无力。作为一个旁观者，要讲的太多，能做的却少之又少。

权力资本话语体系下来自弱势一方的申诉、特别是并非铁证如山的申诉，往往沦为螳臂挡车的笑话和以卵击石的悲剧。对于这一个又一个湮没在时间浪潮里的故事，伤口都只能自愈；就像尘埃最终都要落进泥土，公平和制裁把无凭无据的指控视为无

物。当然，这是世间常理。所以在事情发生之后，我们好像都在自怨自艾——如果带着伤痕的人回到过去，他们一定打起百分之两百的警惕保护好她；而她也一定按下录音键，还给自己一个交代。

好在于她而言，阴影在一点点淡去，她对于世界的信任在一点点解构，也在重构。过去的故事是吃一堑长一智。然而，不是所有人都吃得起这一记堑，不是所有未知的打击都经得起承受。所以她站出来了，她要告诉那些未经世事的人们，不是每一个权威都值得信任，神坛上的偶像也会倒塌，被尊敬的不一定完全值得尊敬，人性里恶的一面也许就在不经意间占了上风。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就要接受生存游戏里或明或暗的规则。这个世界上很多问题都是无解的；我们唯一能做的只有被潜规则裹挟着向前。

社会改变的过程永远是漫长的：只有足够的量变才能促成质变；换句话说，踩着足够多的伤疤堆积成的小山，我们才能踮起脚看到改变的希望。当我们的力量还不足以打破桎梏时，要挣扎，要改变，但同时也要警惕，要自保。

祝你在痊愈后接纳昔日的伤痕，而不是无奈地选择‘原谅’；
祝你不囚于过往的阴霾；
祝你能骄傲地拥抱未来的阳光；
祝你热爱自己独一无二的灵魂与身体；
祝你能够重新对这不完美的世间投以善意和信心。

愿我们最终在没有黑暗的地方相见

喜欢此内容的人还喜欢

浅海 Stranded | 为你写一个故事

The Spectators



陪在我身边一年又一年

今天也想和你呼呼



2020华语烂片终极盘点！

3号斤检票品丁



